安雅堂稿

安雅堂稿卷之十三

華亭陳子龍臥

傳

姚司寇傳

姚司寇者諱士慎字仲含其先汴人也從宋南渡爲淛人自國初居平湖更六世而贈水部怡善公徙居華亭云怡善生北田北田生槐堂槐堂生贈太常卿少津公即公父也少津公出嗣貴州按察司僉事龍津公生六子其仲爲公公幼而穎敏好學無間寒

暑年十五試於淛學使者李公日爲重器首拔之公
自此知名而一時名卿先進偉公丰度爭相結納矣
少津公家法嚴公生母崔淑人卒頗引壓嫡之義且
令應試而公哀籲學使者執義堅懇竟得終三年喪
癸卯登鄉薦明年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
遷戶科右給事中累疏乞休不允逕歸謫福建按察
司照磨俄遷行人司右司副無何遷尚寶司司丞再
遷光祿寺少卿　光宗即位遷順天府府丞　熹宗
初奉使告東嶽祭唐堯及孔子墓即遷通政使司左

通政引疾請告歸連丁贈公及包太淑人憂服闋會
今上踐祚起公大理寺少卿未幾遷南京太常寺卿
陛辭陳五事　俞旨褒美旋擢南京刑部右侍郎俄
晉本部尚書以積勞病發再疏乞骸　上諗公病狀
予致明年公卒於里訃聞　上命所司治葬　諭祭
二壇照舊典也公為人沖雅貞素無競於物若當官
而行勤職赴功慷慨奮厲知無不為故所至有大名
當給事中也　神祖久不御朝章奏多留中公累上
疏力諫會江南大水特請賑貸因陳漕政便宜次第

施行在光祿犒節浮費裁冗役不避謗訕凡夷使入
貢者遇罰外之燕及犒以縟緞類多踈嚾嘩曉不循
禮公先命舌人低昂其上下而爲之約束迄終事無
敢出褻語者順天尹及丞治長安中郎欲執法勛戚
中貴人多出力撓之自公爲政私謁不行有張趙三
王之風當　今上之初逆奄巳伏誅而植黨逼中外
所誣搆靑瀾惠少司馬壽春方侍御尙在繫而肆陽
羨毛給諫者未巳値公佐廷尉疏請白之三君子之
直節益昭明於天下自公發之也旣繇秋官侍郎晋

正卿久於其職公嚴於執法寬於原情凡諸司上讞
多獲平反每當秋月讞囚法所不宥者爲之泫然至
中夜彷徨不能寐其仁愛若此公之事親也和而整
其友于也恭而睦其與人交也重然 輕財賄而終
身無德色華亭賦役甲天下民苦於踐更至困乏者
纍纍也公心憫焉歲分其租以贍里人至其殁也猶
遺命上牒所司捐田千畝以助役邑民德之公承賢
公之訓治家嚴毅閨門之內肅若朝典臧獲凜凜動
遵禮法雖門第鼎盛無貴游之習焉公少時嘗夢登

天門覽秘籙自識其籍凡所升沉進退甚著白及身所歷者類不爽說者以爲貴徵而亦公所以知命不懼也公奏議剴切條暢有畀治道尤好詞賦凡若干卷藏於家子世曙以公蔭入太學能文章彬彬稱世其家

陳生曰予自甲戌得謁司寇於　京師見其人溫恭有恪若不以才著者然按其爲諫官數與　人主爭是非翺翔九卿咸著聲寔此豈優游養虛譽循致大位者歟　神祖之季海內治平久士大夫不樂親文

法躬吏事而公勤蹇之誠孜孜無怠詩所稱不懈於位者是也公位尊重貴矣而人顧惜以未盡其用假令公得上壽以佐　天子而當馳騖於今世豈爲不裕哉

吉水令夢鶴陸公傳

陸公運昌者㓜名鳴勳巳改今名方生時母夢翔鶴舞於中庭而公以降故爲字夢鶴杭州人也父曰岱嶽公母曰沈太孺人陸氏既世爲江左著姓而岱嶽公以儒術顯馳聲當時公生而早慧哲而豐頎聰朗

如也四歲通論語孝經解大義所誦書過目不忘十歲從經師諸生咸課制義以公幼不問而公則潛有所作緘之師恐其好弄也發篋窺之大驚謝去曰我不能爲若師矣十四補博士弟子岱嶽公則遊京師入太學數年不歸而公獨事太孺人挾兩弟食貧益奮厲於學試輒高等守令皆敬禮之而公足跡不至公府不可得而見也戊午舉於鄉屬岱嶽公以病罷其業以歸父子相見懽甚病尋愈又數年始卒公哀痛過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既祥而禫援琴不成聲

也公既數上春官不第而名高海內賢豪長者介
請造謁以得交於公爲幸而公爲人温良愛物恂恂
善誘無疾言遽色見者人人自以爲得幸陸先生雖
修飭之士退而莫不自憎其鄙吝葢公之冲夷醇至
天性然也甲戌始舉進士拜永豐令永豐地墝埆又
新被兵逋賦以十萬計公詣闕上書其畧曰豐陽瘠
邑耳歲數不登且中寇奻者相枕藉積逋可按者十
萬今臣之官當疾徵之耶抑縱之耶縱之則無以佐
軍興按籍而誅慢令臣罪無赦疾徵之民不堪命挺

而走險非誅臣無以塞黜首望罪亦無赦臣旦夕效等耳何恐罔此一方民惟　陛下幸哀憐之書奏天子嘉其意下大農議蠲復焉豐之錢穀掌自戶曹椽徭賦之入者識記惟意所高下民爭賂之頑者以中格免而良者或反受笞以去有司旣乏心討又餌於美緡不復會計而賦益不淸公初下車卽除美金不以錙銖自潤選邑三老之有行者司出納而藏其籍於臥內手自稽閱吏終日抱牘無所與已又糾其不法者數人置重典而稍選他曹吏愿謹有計慮者

補之縣是戸曹法清無得鬼薪以上罪者豐之俗好誣告殺人爰書未具輒率惡少年支黨先毀其家公嚴爲厲禁有犯必罰奸民無所利訟爲衰止邑多大盜爲賊曹所獲每株連汚染良民側足而盜黨卒不可得公得盜必立分置幽室中親訊擇姓名相符者收捕之餘不問民無枉濫而盜賊相戒不入境矣又以餘日修治學較禮賢士廣生徒建倉庾積五種都試講武習民擊刺各有調理每爲百城冠大抵公之爲政平易近民務在力行而已不求赫赫聲而亦時

有所搏擊終不縱舍故使民畏而易親愛而不敢犯久之以治行最遷吉水令去之日吏民扶車軛不得行相隨至界戟手罵吉水人汝奈何奪我賢君築祠於學宫之側祀公每月朔會祠下拜吉之田壤上賦中壤下賦上或有無田而輸賦者其弊紊莫知所自始邑民周正淑請於 朝願履畝丈之事下所司公念民難靜而易動今丈田非得公正精敏之人不可行恐未見利而民先用擾則召正淑糾畫形便審度利害并集文學弟子齊夫司[illegible]雜議其所蹊廢及所

以輿之狀往覆辯難以十數民辭窮又爭言不丈便公曰凡前言當丈與今言不當丈者皆非知治體者也于是核民實無田有賦或賦浮於田者皆上其數取河壖棄地非民業者代其賦其賦不及田者寧失輕以加惠之具方畧上奏制曰可民咸樂業邑多山他境盜橐槖其中採礦砍文武吏時竊發行旅患之公擇機警少年託爲遊閒布耳目發起主名匿處時擒劇盜諸少年公皆推誠待之如有負公罰亦必行故咸輸寫心腹傴仆不避自他人爲之不能用也有

陳求者乙求盜衣過劉棟棟作食勞苦之求醉墮其懷中牒露棟名棟大恐走愬歸命公召求問曰聞聞陳棟者盜魁汝頗蹤跡否求言實聞然未識其人也公曰彼曾具釀一壺豚一蹄卿過飽之醒忘之耶且懷中紙何爲者求氣索不能對立抵罪人以爲擿伏如神楚饒虔廣寇大起攻宜春去吉僅百里公以城卑薄而女牆高不利守乃捐金改築中程凡一月而樓櫓畢具賊亦不至諸王孫多不法通輕俠有徐堯者爲王家舍人子匿亾命恣姦利公收案致法諸王

孫爲請無不至公持宗正條諭之令惟知守　高皇
帝法耳宗人咸慴伏不敢與有司敗矣公已任滿臺
使者交章薦旦夕且入爲侍從以毋憂去官自部不
及覩含殮毀甚杖不能起漸至尫瘠而是年杭大饑
公强起佐其郡大夫立法賑救所活不可計卜葬沈
太孺人日月有時矣力疾走金陵乞某公銘幽之文
反自南徐疾作暴卒公葢死孝者也公孝友忠儆雅
量壯節慨然以名敎爲己任而名位不稱是歲婁東
張翰林溥亦卒於家公之石交也士論同惜之所著

有大易吳學三十卷玄圖集二十卷學製膚言五卷兩江治譜十五卷子六人圻庠生培庚辰進士堦垣堦埁圻培能文章最知名

陳子曰陸公學術湛博操履忠正居乎以沒引天下賢士爲念庶幾乎實大且篤公輔之器也使得爾用端愨剛毅之士連茹而進矣惜乎年命不永僅以吏迹顯然跡其治行豈在朱邑召信臣下哉公負人倫鑒予爲童子時公見予文於給事中李公坐嘆賞過實此亦公千慮之一失矣故予交陸氏父子如孔融

在紀群之間也

承天司理周公傳

周公懋敬者字穆修自云宋先生濂溪之裔建炎南遷遂徙爲豫章人凡數傳而生漸以詩名齊魯間漸生鐘蕋壽至百歲云故世稱之曰百歲翁即公父也百歲翁少嘗行賈山東以任俠聞多交海岱諸公以故貲日益落生三子公其季也公生而純靜有成人之度解周易善玄理既已落落垂自負而以策干當時多不見用年二十六矣慨然曰齊魯我祖父舊遊

地也又其間多文學之士或有知我者遂決策羸糧
以往至則諸長者或百歲翁故交咸曰此昔任俠周
君季也甚喜已又與接談論知非常人益大喜競使
其子弟來學而稍稍資之矣公於是以暇日登泰山
觀滄海遊孔子廟堂徘徊久之凡居山東三年而歸
唐翁者隱士也素奇其女人有求者輒不應以公學
成遂尚焉無何補博士弟子員公之從父名鐸者素
奇公才當是時方令閩之仙遊挾以居業日益進居
久之舉賢書凡六偕計吏輒罷歸遂就選人授岳州

推官未之任而會其母羅孺人卒羅孺人者百歲翁正室也當其卒年已八十七矣而公猶孺子慕晝夜哭不絕聲百歲翁慰强之稍止服除補承天推官公素耿介好孤行一意其在職也雖達官勢家事苟有連必引繩披根而於庶民多所平反自守監司以上多嚴憚之與都爲　肅皇帝故邸側遣中貴人護陵園號曰守備輒侵有司權而是時大璫杜茂者尤恣横不法多從京師無賴惡少年及郢中暴子弟私授以職曰司房曰聽隨曰校尉名號大約不可問凡

奸民欲圖報復及奪人田宅妻子朝以片紙上中貴人則夕以其人付之惡少年具五刑拷掠必破其家乃已郢人惴惴不敢動直指史公企愚者行部至郢欲稍以法裁之而無可任其事先是郡佐以下見大璫必長跪前驅惟公毅然不為屈每上朝　顯陵則長揖去史公廉知公伉直狀遂疏薦之於　朝而密以惡黨蘭光裕等事屬之光裕者為中貴人司房勢張甚其所殺人不可數指令伶人與富民劉姓者爭訐茂命光裕等鞫之立殺於寢門之下已又株殺其

僕及族人子數十人最後又及其族曰指揮文藻者
橐三木受箠楚已而茂恐史公劾之則先上疏稱文
藻演樂驚　陵寢隨得　旨令茂雜治獄未成而史
公去遂授意公與後直指史公蓮勺誅之蓮勺公至
問計公曰此某能辦之然不可泄也遂密與郡守定
計以次日昧爽知諸奸黨將謁中貴人乃分部壯士
五十餘人微行諸奸之門俟其出悉掩捕之凡三十
三人舉人盧某諸生李某與焉背縛送郡獄方公始
發時知一旦獲諸奸則茂必恚怒恐猝無以應以故

先檄郡博士及諸生數百人集郡堂以待巳而茂閤
之果遣其徒持刀劒譟堂上殺胥史數人公不爲動
巳見諸生之來者益衆而怨民各欲持挺而起始稍
稍去公于是移文中丞直指屬公竟其獄公恐茂復
謀竄取遂命軍校圍而擒之卒定其罪郢民以安史
公輩交章論其事且薦公得 俞旨而中貴人茂卿
甚思中公者百端方是時當定陵末命邪臣亓趙輩
方用事疾善類如仇與茂相善也遂授意其私人超
撫董漢儒劾公以去公去時郢父老流涕以送者數

于人車三百乘立生祠祀公者二焉公歸而父尚在
壽且百歲有司撫上疏請旌而翁適逝公自念少負
氣不偶晚得一官而復爲黨人所扼不得邀一命以
榮所生至父沒時益復自恨無所歡惟杜門著書而
已所著書甚多晚復好老子說爲道德疏一卷世稱
精其學云後數年卒有子二人長曰象成方有文章
聲次曰某嘗論公沒時爲　今天子改元凡扼公者若
亓趙漢儒輩咸以　先帝時阿擁大璫得罪廢錮即
世所謂逆案者是已

陳子曰甞　神皇加元服　長信宮返政太阿在握者四十年內臣無竊柄者世所稱盧受輩皆不足數獨中間遣中使監諸州稅多行不法海內騷然諸君子盡力以拯之僅克停止至於兩浙織造及　中都與都諸使者恣横自如郡邑吏兢兢奉之以免罪爲幸今觀周公之嶽嶽不動聲色卒以計剪其支黨使外吏之法得申於中貴與哉非大勇孰能若此乎而黨人必欲去之爲璫豎報仇使士氣益不振不數年而大盜竊國天下士大夫遂靡然向之何歟廉耻

又喪也亓趙鞏眞國賊哉

宋幼淸先生傳

宋幼淸先生名楙澄其先爲宋宗室汴人也從國南遷家於杭宋亾因以國氏入　明遷松江爲大族自先生以前數世或仕或不仕然率多負奇節兼以貲雄而先生之父鄉進士方林公尤倜儻好奇計與江陵張文忠爲布衣之交會江陵起復上書力爭之江陵愕然曰生亦爾耶公曰不敢負知已也然卒不聽公因憤懣自傷卒於　京師天下賢士聞而悼焉先

生其仲子也先生幼孤生十三年而能文章喜交遊稍習經生家言卽棄去顧好爲俠慕戰國烈士之風祠趙相虞卿於家所以見志也私習古兵法散家結客欲以建不世功而會是時海內承平無所自見則遊於酒人任誕嘗與客飲中野取髑髏行酒已則相與刺臂血瀝而埋之對泣也復歌呼而還禮俗之士疾之如仇欲中以危法適有天幸又多用智數自衞莫能害然亦益自遠引不輕入城市年三十餘始折節爲儒北遊京師爲太學生所交皆海內賢豪士時

光考與　福王同出閣講學禮數無所差等府多
爭之者而先生亦上書大宗伯羅公大畧以　皇長
子　皇次子出閣臣庶之所觀聽若等威不早定必
啓天下之疑而奸人乘間以分枯菀將貽社稷禍夫
群疑起於民志民志定於尊卑尊卑辨於隆殺是故
古之人貴禮所以別嫌疑正名分絕覬覦消禍亂也
執事幸留意娓娓凡數百言書上宗伯大驚然府多
怠之者先生遂歸屏居歲餘復北上聞母張太夫人
訃奔還居喪一遵古禮服除又將北遊親故多止之

先生泫然流涕曰我安忍親在而出親沒而處乎卒
復客燕者五年以久無所遇歸而就試於江南時大
司馬熊公廷弼爲督學已不錄復同諸生求試熊公
性嚴急有一生講誦震惕語失次熊公怒欲鞭之先
生直前徐道諸生所以不足罪熊公顧謂若亦諸生
耶而敢代爲諸生言先生自言本太學生來求試哀
諸生無口不覺爲言熊公曰奇士也若何名卽釋諸
生而送先生與京兆試世皆服先生才辯而嘆熊公
大度能知人也是年舉於鄉益溫溫下人欲有所就

外似推方而其爲俠實益甚嘗三試宗伯竟不薦先是先生與晉陵白進士正蒙善白有異術能先知死期嘗謂先生曰我與若皆以某年月卒及期白果卒先生知不免爲訓子書萬餘言如期竟卒年五十有一先生性沉毅激卬輕財人有急夜半叩門求千金無不立應者卽未贍必假貸與之然或顯人有所求非其意一介不與巳亦生平無有所干謁嘗客吳門有達官求米數百石先生怒不與而呼市人散米如其數示無恡惜客或曰此子羽投璧意也先生曰大

夫嘗率其胸懷我雖不學何至與古人相同即具米
送達官如指生平好遊凡秦楚燕齊汴宋吳越之區
無不至至輒交其豪傑顯僚大帥罔不郊迎置之客
右資其籌策恒出槖中裝自給終未嘗有所私請薊
門劉中丞與最善一日微謂先生曰某帥將以千金
求公居間公其有意乎先生拂衣起巾丞曰聊試公
耳先生意始解明日致書中丞曰昨者雖相試亦可
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其負氣不屈類如此
爲人多感槩急人之難不問識與不識貴人某者貪

暴人也嘗遣其奴駕大艑縛鄉里小民以歸先生偶
見之即集其客奪所縛人焚其舟鞭其奴數百朱貴
人無所不排陷獨畏先生多權變非其敵不敢較其
後貴人卒以附逆敗計偕京師有同郡滸君沈君俱
以公車前後卒不成喪此兩君與先生無素慨然為
經紀甚至且護其喪南還士論義之先生待僮僕極
嚴整雖往返數千里外條教期會不得異尺寸爽晷
刻如軍律然然當其稱意或出數百金犒之無吝色
故人多樂趨焉時方太平每遇人必抵掌論世事言

用兵勝負狀薦紳皆以爲誕不信又甞喟然嘆曰二十年後天下將有兵而我不及見也今卒如先生語先生文章俊拔尤工尺牘及稗官家言有九籥集若干卷　於家晚舉二子敬輿徵輿咸有才藻

陳子龍曰士之建立功名豈不以時耶鄭公業交結豪傑有田四百頃食甞不足將以成一匡之業也竟用早卒不得與袁曹角立爲漢肉臣今觀先生氣槩俶儻智畧輻輳公業之流歟使用於時功化必盛遭世承平貴有甞格無繇自奮年復不永惜巳然單與

以來海內奇氣之士莫不扼擥談先生遺事想見其爲人亦壯矣哉

嚴印持先生傳

盍杭有聞先生子將嚴先生印持云聞先生闊達慷慨喜論事顧其內行淳謹嚴先生脩正君子也而多才藝此兩人居同里閈交相善也予於二君齒不相及然得交聞先生稱儻偶獨未嘗事嚴先生惟善其子渡故爲先生傳先生名調御印持其字世爲餘杭人祖某以醫幸世宗皇帝入籍太醫院子某舉進

士仕至太常卿即先生父也先生生十歲而太常公捐館舍越四歲嫡母高夫人亦卒先生每以不逮事為痛而事生母楊孺人克盡孝養友愛其異母弟事諸母無異已母也故幼而有德義稱鄉人為之語曰閨門濟濟嚴高兄弟高益先生小字也既為諸生益底厲於文章其為文取辭足副意意足達理而止不為滑稽縱橫愉快當世而已故知者鮮焉先生既已久絀不見用而聲名籍甚賓客日益進凡賢士大夫及布衣之雄游吳越間者莫不延問或千里投刺爭

相結納先生左酬而右酢之各得其意以去顧心所
獨好者惟聞先生子將其次爲鄒孟陽楊兆開兆開
歿先生以其子妻之其孤又歿先生終其身言及未
嘗不流涕也論經義談世務多與子將合苟有所異
必爭析辨難得當而後巳子將亦安之其不苟爲同
類如此家法端靖嚴而不怒遇鄒聞子弟約以繩尺
無間彼我循循善誘日與俱化邑有爲左道者聚黨
以千數令欲弗治乎則恐其日蔓欲治之乎恐有愁
變咨於先生先生曰無動我將解之乃召其徒飲食

之作 聖諭六解轉相開悟其黨應時解散先生性敏惠多旁通詩好爲五言古七言歌行樂暢胸懷不泥前軌行隸本顏清臣歐陽信本晚年正書獨入大令之室少好琴德長而耽翫嘗客吳興某家主人有雷氏琴特異常製國工理之不中商徵先生寘悟數月測其准量所定求其聲音所始曰得之矣此雅琴也適當秋夕主人召客先生調絃動操音節諧潤巳而衆客和者舉琴對弾聲既殺小手亦叢滯十步之外惟聞此琴主人慨然曰此琴久無識者當世安可

無牙贖遂舉以賜之奕登上品尤好醫藥所活人甚
多家多秘書故也晚宗浮屠學多方外之游生平所
好皆屏去獨醫與書法不廢曰藥以濟人學書可以
攝心也先生年旣六十海內學士大夫如關西文光
祿句曲孔太保晉陵張太僕吉水劉脩撰同郡吳太
史各爲文以頌之而是時聞先生初卒先生郄賀者
曰我方哭於寢門之外豈其以犬馬之齒而遂使巻
歌也我終不能以薄我友因流涕悲哀未踰月而病
作遂不起先生晚更名釡號廢翁卽其意可知也已

陳子曰予嘗讀國僑悲子皮之語爲之潸然也世之友者生不責善歿又何哀焉今覩嚴闇之交方其雁言衡宇之下婆娑文藝之林自爲固然及乎一人先弱風流不振何嗟及矣此所以永嘆於鍾期也若夫嚴先生泛愛多能歸於守約迨記所謂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者乎

夏方餘先生傳

崇禎中有進士夏君允彝爲閩之長樂令有惠政名甚顯夏君令閩之二載則遣人致書其同年生陳子

龍又使其兄之旭來告曰自我先人方儀先生之沒數載而始克葬葬又數載而未知所以不朽其親者惟是先人一二懿行吾子所習也請爲傳之以有述於後世余自爲童子時長樂君已舉於鄉有盛譽而進余爲爾汝交提絜砥礪歷年靡間而又及見先生之行事其何敢以不文辭先生諱時正字行之方儀其別號也世爲華亭人父曰奇雲公少孤出嗣祖心隱公本全祖曰少隱公出嗣曾祖而隱公既以再世出嗣而嗣父母禁言所本生事故先德莫詳先生生

而警敏年四歲覩王父與客雙陸戲爲點籌奇中王父大驚奇愛之而天性馴謹不以愛失敬嘗叱一家小奚王父曰彼亦人子也彼寧不能叱汝耶遂終身不復叱僮僕既就塾師於書一過即暗誦不遺稍長甚工博士業有所辨難恒詘其師出應童子試會江陵公當國功令嚴大邑所取諸生僅數人而先生冠其曹先生故治尚書然俗師不習禹貢獨弗授也將就試一夕先生乃誦且稽註傳質明而主者以禹貢策士先生獨弗誤嘗讀涑水氏通鑑一月盡之終身

不忘。戲借友人自郡西市自東市默識旁所標某氏子某貨歸而錄之僅失其二其强記類如此先生既已从因省試則刻意爲古文詞詩歌其才浩漫縱横變合不局局於繩墨時袁履善相國以才自豪嘗賞先生一兼文曰潘安仁不是過也館於長州高氏高氏吳富室也時以邑便宜條奏令長令陳公故好古博雅士讀高氏奏記大奇之曰若何以辦此高氏不敢匿則曰此民客夏生所爲也立召與語甚賢之遂爲令重客陳公則時時取先生舉業文誦之已而雜

他文以進射覆無誤屬將分較闈試則薦于學使者
無失此奇士會學使者暴卒未之錄也陳公遍搜先
生卷卒不可得巳罷事道所以嘆息久之先生自討
不可銜命遂絕意制科而好遊於酒人人亦樂其坦
易恒傾一坐歡巳而得奇疾幾殆賴國醫以瘳自是
謝諸生弗爲而二子皆巳成童才穎先生嚴責課之
夕不奏文即弗授餐或不當意稿必三四易嘗中夜
父子愕然相對卒弗去也以故二子學皆早成同補
弟子員高等允類隨登賢書名譽日盛先生益粥粥

謙下不經郡邑門邑三以鄉大賓招不赴最後令之
旭携歸薦於祖祀曰我雅自盟不履官長室柰何以
一識易我節耶先生性至孝自其父没時年巳六十
餘毀瘠過禮爲孺子慕終身不替矣生平不治生産
有田一頃亦不知其所在見家人子有慼額爲窮愁
語則疾走去曰且休矣毋相苦也卒年六十有八子
二長之旭邑庠生次即允彛諸孫皆彬彬世其家
贊曰先生篤實似淳行敏博似文士曠逸似遠生簡
貴似高節皆可以爲先生名而卒無以名先生然乎

少嘗侍先生語靡靡竟日大約所自貴澹於馳騖初終不渝以與世之雕飾而夸毗者殊耳在易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其上九曰視履考詳言其始卒洎如以迎天休也先生有焉元吉而有慶是在長樂君兄弟哉

周第五公傳

夫士孰不欲顯貴以揚其所生即不獲銜命苟有人焉大我門而榮其親嘗私自慰藉而古之人乃有辭官削迹以避之此何異於陵之操哉然非苟驕語而

已有當於義則君子傷其志而取之至於慈愛惻怛不忍爲異詩人所以歌在原也於第五公可見焉公周氏世居金壇之徐庄自公之祖東庄公以上數世事農咸以孝弟稱於鄉而東庄公稍能治生起爲中豪有子曰贈中大夫裕齋公卽公父也大夫公爲諸生有志操與人交憚其方嚴然以不得志而有子六人其四人先後成進士達者至冡卿云而公於諸兄次第五又以不仕自比何準第五所繇名也公性警敏十餘歲能文章大夫公甚奇之諸兄以才名自

擅者亦避不及然素𥙿介不欲借交以自重年二十
一始補博士弟子員居無何大夫公卒公母王太恭
人繼之益大夫公雖多子乎然最憐愛公嘗顧諸子
曰若未可量尚少視之王恭人亦以公剛介不能中
人意嘗自解諭曰五猶鐵杖也視之冷直中實無他
而公亦天性篤孝當大夫公病時諸子或仕宦或遊
學於外惟公在側溫凊以時不避溷穢數月不解衣
帶大夫公見公之獨勞也爲泫然者久之其後侍太
恭人疾猶其侍大夫公也大夫公業本中落公既兩

遭大喪而又六析其産公雅尚薛包之義推肥就瘠。以故益貧困然斷斷自刻厲嘗喟然嘆曰士苟不自立而不潔其身以辱親非孝也我幸得用於世當有所表見。不則博覽詳說。以俟後之學者而已。於是肆力於經史之文其餘典籍以及國家掌故靡不博綜其爲文詞沉雄激壯不繇思構頃刻萬言然終不獲售即有司弗之薦也或說公曰子諸昆多顯人稍委蛇耳、何自若、公笑曰客何言之陋耶。毋論攀援非我力所逮。即不然而欲我俛仰以脫時趾。我不能也。於

是遂絕意制科而教諸子甚劬公雖處約能自貴重第五之名益高督學使者旌其行郡大夫以下莫不矜式也然公卒以此見忌至　憲宗之末年逆奄竊國公之門益多顯者公大不勝會督學使者至又將以行聞公慨然曰此何等時耶我縱不能蹈東海而死而與人同汚耶且古先聖賢之所垂訓　祖宗三百年之所休養一旦盡矣我不忍復見官牆矣遂謝諸生不爲因時縱酒浩歌以發其憤懣感疾甚困顧謂諸子曰我病迨不起所恨者竊國家恩澤視息五

十餘年不能以微誠動人勉於正義我誠負國然我家世忠孝一旦門戸狼狽至此小子識之瓚敗不遠矣我幸先死而免於大戮豈爲不幸哉至丙寅之除夕竟卒明年瓚誅周氏之顯者敗矣公四子皆公所自授經者長銓丁丑進士次鍾癸未進士郎世所稱簡臣介生兩先生者也次鎔次錫成皆諸生自公在時諸子以文章名動海內公没後十餘年名益顯

陳子曰第五公益治春秋云能推見至隱非徒守其經文而已春秋定國家明大義若季友之於叔牙羊

于盼之於叔魚何其斷於持法哉然其人皆有權藉責在於已側隱深矣第五公托身微賤勢非能有所轉移也然痛於失規引愧而死此與孔子勉向氏何異嗚呼公眞知春秋之義哉

紹南陳公傳

紹南陳翁者諱允德字君一其先大梁人宋氏南渡爲吳人至國朝遷於錢塘家世操賈至公父寄南公獨好詩酒然行其業不衰公亦少行賈其好詩酒益甚於詩尤好陶元亮元微之白樂天云性至孝友

既壯授室念父且老不欲煩以心計則挾貲走襄漢因以其間遊諸名山眺觀觴詠不類賈者然以善決筭贏每數倍歸則悉以奉父及給諸弟不營私財公既喪母而寄南公樂就閒逸。諸弟皆儒生不任事、公獨治生產、秉家政、秩如也、而自是遂不復行江湖間操什一爲坐賈、衆以其長者樂歸之、與諸弟析產則取其薄下者、曰若等儒也、吾聞儒者善貧。且我何患無千金裝也、時時集朋舊捧壺觴爲堂上歡、又以金購吳中名樂工奏聲歌雜伎競進、蓋公解音律自天

性矣杭固多湖山之勝而公以春秋暇日携聲樂選車騎放歌林壑觀者以爲貴人也然內行方謹和雅寡怒不好與人爭人有犯之者不之較以故終身未嘗一謁郡邑長吏嘗墓山中墓側某子甲者惡少年也移櫬擾之子弟爭爲言公曰彼墓隣也我百歲之後將與若祖父隣我生平睦隣異日柰何爭地下卒弗訟之官其人愧移去閭巷聞無不稱公之恕性慷慨好施與然獨不信釋老言曰彼高者我弗如而欲挾以求福甚可恥也且爲不以乞貧者耶及子濟舉進

士公喟然嘆曰吾屬持籌行役艮勞苦以聲伎自娛樂可耳士大夫之家俗以觀禮焉。儉猶懼其汰也。柰何嘈嘈歌舞間傷盛德哉遂謝衆樂工弗與通公之逹而守正類如此居無何病卒公初娶於楊繼娶於沈皆賢婦人也三子長濟丁丑進士次澳次湄皆諸生

陳子龍曰周漢商族不得仕。蓋四民分矣。若陳公之溫雅端飭即起爲吏當至賢公卿及予始貴未爲報施也以予所傳 本朝若許文穆張文毅王襄毅之

流皆以賈起家其人咸至將相使在周漢何以得此耶今夫仕者或喜乾没齷齪算龠利而公爲賈乃慷慨寬厚人固未可槪也諸子賢良彬彬爲時棟皆自公致信矣哉

吳太公傳

吳太公者名宗周字從先世爲蘇州之杉屋山人年十二而喪其父事後母以孝聞家貧不能養則行賈以浦口南北之津也遂之浦口旣已適有天幸而公復誠信摣心計稍克自振迎母家爲公寬厚愷悌好

行其德尤恤貧者凡贖人之子若女得復爲平民贖
人之罪自城且以下不可勝數里人德之見其出則
老者拱立少者避路公所居瀕江渡處也每風作必
放小舟於中流以拯溺者人賴以濟甚衆一夕渡江
宿於舟心動亟呼漁舟以歸甫登岸風濤大興所宿
舟覆公懸金募救墮水者皆得免人嘆曰與公平日
濟人多矣宜其免於厄也浦之城半圮於江者百餘
年公建議修築奏記當道曰城受水激則勢不敵卽
幸成而臨江賊以鉅艦乘之固難守此　高皇帝之

所以遷洪都也請先爲堤以捍外外堅則城可完久於是吏協其謀屬以董成徵器用辨工材稽出納考勤惰不日而雨工告成事公爲首功焉居無何城以積雨傾西偏公復首出貲倡助人各競勸城遂以完夫古所謂能爲其土捍大災禦大難公誠其人哉其他若修橋梁營名勝活饑饉德甚厚具徐太史張臨川誌狀中非大事不載公娶朱氏有令德晚年與公俱好釋氏言子嘉禎丁丑進士當世高名之士也然率自公教云

陳子曰予從金陵渡江道浦口蓋扼塞也天下承平二三百年人謂郭可夷而隍可湮矣盜未起時公乃預爲計今江淮之間騷然而民得爰處者誰之力也自兵興來形見機逼薦紳先生雍容風議語設險者則相與笑詈又曰我且引而去之耳何必父母之邦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公以旅人任版築爲茲土百世利蓋尤偉哉

方烈婦傳

烈婦姓蕭氏襄之穀城人十六適同邑諸生方南陞

南陸爲南京兵馬指揮宗濱公長子也宗濱公宦遊四方烈婦與南陸里居莊靜有志節宜其家丁丑冬季流寇攻穀城登埤者玩烈婦問南陸所以守狀知且不免則曰不可辱者身也不可污者名也苟一不測恐須臾之死以陷賊中等死耳雖有共姜伯姬之操人猶疑之妾當及君之見而死南陸方撫慰曰援兵旦夕且至若無憂至明年正月城陷方皇遽時南陸挈烈婦曰我與若將縋而出烈婦曰無益也君携室以逃將君且不免妾向者有成言矣遂墮井死南

陸之季文禹修公爲予言

陳子曰士見危授命誠在勇決哉一失其機或至不得其所爲世訾笑然猶謂彼其意將有所爲耳若婦女何所望恒至困辱汚賊刃雖終不屈乎誠不若早自爲計今觀烈婦其守身也智其立名也毅於義合矣夫士君子無管仲之才程嬰之節而猥云後圖澳忍視息偷若匹婦之彰彰者耶

節婦許太孺人傳

孺人吳之洞庭山翁氏女也年十八歸太學生許明

臣越六年明臣病卒孺人觸柱絕飲蓋將殉之也其姑勉之曰而其殉而夫也而使諸孤斬焉其不存無寧勿殉而夫也者而使我有嗣於許氏之廟孺人奉教以不死事其姑以孝聞二子元　元愷既長則身爲之師學以有成孺人又曰我聞諸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夫洞庭非沃土也而以賈饒我子其將以財損志乎是以孺人輕財好行其德廉而不惰廣而不濫勤而不積故許氏之以禮讓文學聞於吳者孺人克昌之也年五十八有司上其

事請旌　制曰可

陳子曰以周之守禮而共姜伯姬之倫諸侯之貴女也顧以節著若在今世何當闕幽耶　明制旌賤不旌貴乃知風俗之美優於周矣許孺人之節於法當旌雖然不有賢子又曷彰焉君子葢悲夫婦而不母者泯泯也

句曲孔夫人傳

孔夫人者建德人姚公繼泉女也母黃氏夫人生時有異徵姚公知其非凡女矣及長而貞靜端穆朧暢

圖史以故里中有聘者姚公輒不許一日見今相國公於童子曰得之矣此國器也遂許歸焉而是時贈公家方中落相國公幾以貧故廢經生業姚公曰而柰何舍良璞而貧是圖惟是有旦夕之匱焉則解我橐中振之及相國公補博士弟子員試京兆姚公則遺夫人歸矣於贈公無禽幣之累焉人益以此賢姚公云夫人既歸而贈公爲鄰水簿有廉聲共歸也家益困相國公所有廩餼及四方執經之贄成以奉贈公供家食猶不足則夫人勤力作以佐之至弊衣蹩

屣、垂綆出汲、意態恬如、以故相國雖貧無內顧憂、得以肆力於文章者、夫人之力也、夫人性儉素、既貴幃障無統綺、饍御無珠玉、無異其微時、故事京師九門、以中貴人掌筦鑰、例徵商以助國用、而士大夫之出入有資裝者、亦給符爲驗、所需索毋過額、或稍竄嚇、則往往搜牢傾篋、暴揚其私、故士大夫多畏之、先是夫人從相國於京師、相國奉命冊 其藩出國門、其蒼頭與中貴人相唯呵、中貴人大怒、啓其槖、取黎籠牘而已、中貴人因愧服謝過、是以相國入翰林列

侍從二十年淸節最顯進位宰輔爲　天子所倚賴者亦夫人有以相成也已巳虜大入寇薦紳之家諸婦女有變服出走者夫人聞而誚之曰君在臣將安往夫在妻將安往萬一不戒則死之耳胡紛紛爲乃命婢於署後闢地爲坎誓之曰事急我止此矣若好爲我掩之衆泣下不能對夫人自若也其明達大義類如此其明年從相國歸里屬贈公病相國不解衣帶者三月夫人勤事於醫藥如一日也已而贈公竟沒　天子推講幄恩降文諭祭有司營壙兆爲葬之

日郡國吏鮮集四方來會者三千餘人夫人咸治具給客雖芻粟犒予井然也曰我家聖人之後也四方以觀禮焉毋闕毋靡。合於古。宜於時。然亦竟以此勞悴病不起初封宜人繼封淑人至相國晉師保有新命得今稱云相國名某子二尚蒙尚萃皆有令才

陳子曰公孫弘曰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其人雖不足道。其言旨哉。婦事夫猶臣事君也顯人嬪修多傷侈泰。侈泰之興。率先內德。傷哉浸淫成風矣。

天子大攘流弊而吾師孔公以清德表正百僚選

亮大業要之閨門得賢才以輔君子何其盛歟然世論每訾無才不知大節者或借儉樸以微諷至若門以內安知非里婦重視一縷者比耶是不然今觀夫人平居溫溫素約及遇虜難治喪禮又何勇決而恢弘也是豈無才不知大節者能乎哉我聞卿大夫之化在召南采蘋羔羊之本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言儉也繼之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斂而貞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昭其素也其卒章曰誰其司之有齊季女昭其才也繇是觀之夫人之儷美於相國斯所

謂同德者乎

陸母鄭太孺人傳

孺人鄭氏州佐鄭君女也世爲華亭名族年十八而歸孝廉陸某孝廉父曰吏部郎某祖曰太中丞某曾祖曰贈禮部尙書某其家旣得貴而孺人之來歸也以其姑早亡凡家政盡屬焉有能聲所以事吏部公甚有道以故孝廉以貴公子擅才藻意不可一世而獨雅重孺人交相敬也居無何吏部公卒又五年孝廉舉於鄉其冬偕計吏以北病歸又明年遂没無子

先是孝廉病亟時孺人自謂必從死陰自置含纊而孝廉執手告之曰子幸有弟壯矣若舉長子即子子、也子幸無死爲我計故當孝廉之沒也孺人剪髮毀容絕食者數日而猶强自支不竟死以待孝廉之有子也越三年而孝廉弟蔭君生子于側室孺人迎而立之負而見于廟名曰慶紹先志也方孝廉在時與其季蔭君最友愛終身不析生產至孝廉沒而孺人推其意盡以屬之蔭君蔭君事其嫂亦恭敬過禮世以此兩賢之居數年而蔭君又沒于是孺人復撫丙

外之職矣慶紹幼故敏惠然孺人為訓甚嚴雖就外傳未嘗一日離左右又素善病孺人所以保護之者萬端既長補諸生有名然病益甚孺人憂懼不知所出散萬金之槖走四方以致醫藥慶紹究頼以無恙凡孺人之懿德美行載家乘不能詳要其所以致力于慶紹者其有功於孝廉甚大也然孺人亦以勞悴故致羸疾數年竟不起春秋五十有五葢孺人之歸於陸氏者三十八年為婦者七年稱未亡人者三十一年七年之中奉吏部公之喪者三年煩憂於孝廉

之疾者二年以至大故其閒絰服纘承稱嘉樂者一二年而已嗟乎胡天之酷也然先是繡衣使者行部表其門　今天子闡微搜幽敦尚節孝聞諸有司曰孺人格當旌矣

陳子曰予益幼而與慶紹應童子試云見其文辭甚瑰麗而恂恂者不能言二老奴挾之以行于是知其太孺人嚴或曰子良苦盡歸休乎慶紹則淫淫泣下也曰太孺人之待我厚也及長而盡交陸氏宗黨悉太孺人所以治家狀誠不易哉至太孺人末年病困

而慶紹不御寢不解衣帶者數載嗚呼天之報施可
知已